

詩語背後

天后宮：深圳海洋史的地理切片(五)

清嘉慶十九年（1814年）為紀念平定海患重修天后宮，作為明清兩朝「八次重修」的最後一次，迎來了赤灣媽祖文化的高光時刻。此後，內憂外患，清王朝進入風雨飄搖之中。面對西方殖民者入侵，赤灣水域被賦予更重的海防責任，以朝貢體系為核心的海上貿易不復存在，天后宮的角色和地位開始發生根本改變。

鴉片戰爭前夕，林則徐大力加強珠江口防禦，對康熙年間建造的海防要塞——赤灣左、右炮台全面重修。炮台作為廣東沿海「虎門—伶仃洋」防線的重要據點，在後來的禁煙運動和抵抗外敵中發揮過作用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這一舉動無疑是一個象徵，意味着赤灣水域貿易功能下降，防禦功能上升，天后宮走向蕭條不可避免。

清光緒年間，九龍海關在赤灣西北面的大鏹島設立「關廠」（現存光緒二十五年九月立的「九龍新關大鏹廠界」石碑），往來輪船轉向大鏹島停靠，赤灣再沒有商船來往。天后古廟還在，但已經成為一個純粹用於祭拜的宗教場所，不再與出使南洋和海上貿易相關。「辭沙」海祭大典逐漸衰落，直至消失，達一個世紀之久。

歷經鴉片戰爭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硝煙，到新中國成立時，赤灣只是一個小漁村了，駐守着少量邊防軍和海軍。昔日富麗香旺的天后大廟，在土地改革和「反封建、破四舊」運動中陷於沉寂。1960年修建深圳水庫，天后古廟的綠簷黃瓦、木樑石柱因應「建設需要」，被拆建成水壩紅樓。兩尊石獅子幸未被毀，後存放於深圳博物館，成為天后宮僅存文物。
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天后宮舊址闢為兵營。除了兩尊石獅子保存完好，宮廟遺蹟只剩下一些房屋的基礎、條石及大量殘缺的石構件。還有一口古水井，是官兵生活用水如做飯、沖涼的來源，村民生產澆地也靠它。天后宮再次濃墨重彩進入歷史視野，要待改革開放以後。

深圳的改革發展進程，素有「先有蛇口，後有深圳」的說法，意思是蛇口開山炮炸響時深圳經濟特區尚未成立，蛇口區域的開發

和建設要早於全市。當時的蛇口區域，其實就是赤灣一帶，因隸屬於蛇口人民公社而得名。從1980年起，由招商局開發的蛇口工業區迅速擴張，周邊土地逐漸被工業區及相關機構徵用。為解決村民工作生活問題，符合條件的青壯年被招收為合同制工人，部分村落遷址重建。數年後，以蛇口工業區為龍頭孵化出一片工廠、企業、學校集聚區域，即後來的招商街道。改革開放的不少新觀念、新機制都在這裏孕育，然後推向全國。

招商，得名於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組建的一家標誌性公司——招商局。這家成立於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的遠洋輪船公司，繼承並發揚了中華文明中蘊蓄的海洋基因。一個多世紀以後，赤灣媽祖文化借助招商局走向復興，有一種草蛇灰線的感覺。招商街道1991年2月掛牌，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。因應一家企業發展的需要，建成一片富有特色的城區，這在深圳並不鮮見，如富士康的龍華街道、華為的坂田街道、比亞迪的馬轡街道等，但直接以企業命名街道，僅此一例。蛇口工業區的開山炮，是深圳從邊陲小鎮發展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起點，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潮起珠江的源頭。

深圳的騰飛以現代製造業聞名，但深圳港的發展同樣引人注目。據統計，2025年全球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前四名分別是：上海港、新加坡港、寧波舟山港及深圳港。如果以省級行政區為單位，加上廣州港的吞吐量，僅深穗兩地就穩居全國第一。再考慮到臨近的香港澳的吞吐量，粵港澳大灣區海洋經濟的發展前景更加不可估量。

深圳港位於穗、深、港水域中心，赤灣則是深圳港三大港區的中心。因應東西狹長、南面向海的地形，深圳港東有鹽田港區，泊位總長近8公里，擁有20個泊位，航道水深17.6米，可全天候接卸全球最大2.4萬標箱級船舶，主打歐美長線。西有大鏹灣港區，泊位總長2.1公里，共5個泊位，水深16米，體量不大但增長很快，側重遠洋補充及跨境電商快船服務。兩者之間，便是以赤灣港為核心並與蛇口港、媽灣港聯動的南山港區，泊位總長約7.5公里，共24個泊位，航道水深



●赤灣左炮台遺址 作者供圖

15.5米，特色是近洋及內貿航線密集，而且是深圳唯一集遠洋貨運、郵輪母港、自貿區政策於一體的複合型港區。

伴隨發達的海上貿易及文物保護意識的增強，赤灣媽祖文化涅槃重生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，深圳市政府積極投入，海內外華人華僑熱情參與，宮廟得以按原貌修復，定名「赤灣天后宮」。進入新世紀後，隨著「一帶一路」倡議得到相關各國積極回應，海上絲綢之路引起世界關注。為了增強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凝聚力，有關方面對赤灣天后宮進行了大規模擴建，包括修繕大殿、增建偏殿、重塑媽祖神像、新增四大護法神像、重建牌坊、增設多媒體演示廳等。進而，恢復了歷史上天后宮進出牌樓和出海通道，並對照壁進行制式調整，原擺放在院內的媽祖青銅像被請至照壁前安座，俯瞰伶仃洋。兩側各增一座八角亭，方便信眾敬仰。前方是兩根高達16米的旗幡，矗立在重達20噸的柱石上。

赤灣天后宮的修復擴建，為重新舉行「辭沙」海祭大典提供了條件。從1995年起，「辭沙」正式恢復，有關典禮逐年完善，昔日盛大場景得以重現，成為華南沿海年度盛事。2006年，「辭沙」大典相繼列入深圳市、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。2023年，赤灣天后宮被國務院台辦授予海峽兩岸交流基地。莊嚴堂皇的宮廟建築，內涵豐富的海祭儀典，把赤灣媽祖文化推向新高度，成為凝聚海內外華人的精神財富。

生活點滴

●朱煒澤

那年，我在澳門慶國慶

又快到一年國慶假期。今年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年，我租住的小屋離單位不遠，走在通勤的路上，四處都瀰漫着節日獨有的熱鬧氣息。沿街商舖門前飄揚着一面面小紅旗，路人眉眼含笑，沉浸在假期的歡欣之中。走着走着，思緒忽然飄回兩年前。那時我還在澳門科技大學求學，一名來自湖南的內地學子，在中國澳門這片土地，為祖國慶祝生辰。

兩年前的10月1日，清晨6點多，我便早早起身，奔赴學校組織的升旗儀式。澳科大的校園不算太大，綠意卻四處蔓延。桂花飄香，清風徐來，參加升旗儀式的同學們三三兩兩，朝着升旗台緩步走去。大家都很重視升旗儀式，很快便站好了隊列。當熟悉的音符在心頭翩翩起舞時，我的腦海中翻湧着祖國幾十年的滄桑巨變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面對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，我驕傲地行着注目禮。澳門和內地隔濠江相依，同樣是祖國的土地，在偉大的新時代，大家同宗同源，一衣帶水，相親相愛。

儀式結束，我覺着時間尚早，便決定慢慢往大三巴的方向走。大三巴如同一位腹中懷滿心事的老者，默然地佇立在人群中，冷靜地看着這座半島城市如何從殖民的陰影中走出，在祖國懷抱裏重新煥發生機。陽光透過石階旁的縫隙，灑下斑駁的影子，如歌如泣地訴說滄桑的回憶。這屹立百年的石壁已風化斑駁，一直在見證曾經的離散與今天的重聚。

告別大三巴，我登上觀光巴士，去往港珠澳大橋。海風迎面吹來，有點黏膩膩的。「大橋飛架南海，同胞心相通。」這就是我對港珠澳大橋最深刻的印象，大橋好像一道銀色的長虹，把可愛的澳門和祖國母親緊密相牽；這是一座通往未來的橋，也是一座連接血脈的橋。此刻的澳門不再孤懸，成為大灣區一顆璀璨的明珠，鑲嵌在祖國廣袤的版圖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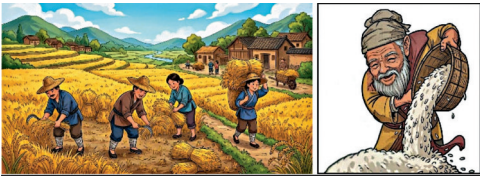
「綢絲遙分地，繁光遠綴天。接漢疑星落，依樓似月懸。」這句古詩詞用來概括澳門夜景的美麗甚是妥當。萬千燈火隨着夜幕的降臨，慢慢勾勒出澳門整座城市的輪廓。議事亭前地流光溢彩，葡式建築的拱門在燈光下顯得溫暖又朦朧。歡度國慶的主題焰火點亮夜空，五光十色的霓虹渲染着紅牆青瓦，交相輝映下像一幅兼容並蓄的畫卷。在澳門，傳統與現代並存，中西文化融匯成獨特的詩意。有人說，澳門是一首連綿不絕的詩，詩裏有葡式蛋撻的甜香，也有粵劇悠揚的唱腔；有媽閣廟的古老傳說，也有新馬路的熱鬧繁華。在我看來，澳門不僅是文化激盪交融的奇跡，更是「一國兩制」所取得的成就的生動寫照，「愛國者治澳」，澳門與祖國共同前行。

而今，我坐在辦公室，在嶄新的工作崗位上努力着。窗外，五星紅旗迎風舒展，照亮我一腔熱忱、立志奮鬥的心。兩年前在澳門為祖國慶生的那個早晨，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，那座連接血脈的大橋，那個燈火璀璨的夜晚，它們從未走遠，只是換了一種方式，繼續在我心裏生長。祖國，這個詞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由無數個「我們」構成的。那年，在澳門仰望中國國旗的赤誠，流淌到今天，匯聚成了我扎根崗位、默默奉獻的擔當。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倒米、倒米壽星；壽星公吊頸——嫌命長；趕住去投胎；趕住去擺出世紙



今造米「收成」幾唔錯喎，我「倒」佢哋多少「米」應有大害喎！



壽星公，你做乜好做唔做，響度「倒米」呀？我「倒米壽星」，唔「倒米」有咩好做？



「壽星公」你「吊頸」，「嫌命長」呀？你哋啲世俗人，以為長壽就係福；我可以話畀你哋聽，當你一路咁長命落去，你身邊親朋友、親人一個一個咁「收工」（死去），剩返你自己一個，真係好可憐㗎！唉，所以...



阿仔，屋企咩環境你睇到㗎喇！希望你下世投胎，投主好門口，唔使好似依家咁捱苦！老豆，我終於明咩叫「趕住去投胎」㗎！



死飛仔，開到（開車）咁快，「趕住去擺出世紙」咩？遲平撞瓜你！阿茂，你應該講「趕住去投胎」！投咗胎咪可以去擺出世紙囉，咁都唔曉！

《粵語講呢啲》
倒米、倒米壽星；壽星公吊頸——嫌命長；趕住去投胎；趕住去擺出世紙

日常生活中，很多時候會遇上以下情況：
本想幫助別人，卻反而幫「倒忙」，亦即增添了对方的麻煩。
無論是善意還是惡意，廣東人會將之理



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

李耀輝（義覺）1985年入道齋色園，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，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。2016年，獲特區政府頒授「榮譽勳章（MH）」榮銜，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；2022年，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「榮譽院士」，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「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」。

旅客在啟程之前，心中往往已先勾勒出一幅目的地的風景。學界稱之為「觀光客凝視」（The Tourist Gaze）：人們帶着想像而來，並在抵達後尋找與之相符的符號。若說香港也有這樣一個被反覆凝視的符號，那便是在維港迎風展帆的中式三桅古董帆船——「鴨靈號」。

「鴨靈號」一名，意指「有靈性的鴨子」，至今已有70多年歷史。昔日，它是漁民謀生與居住的水上家園，承載着香港的漁港記憶；今日，它則載着遊人穿梭於海天樓影之間，見證這座城市走向國際旅遊大都會。

與鴨靈號一樣，齋色園黃大仙祠亦在時代流轉中不斷承傳與蛻變：由私人修道場所，逐漸轉化為今日旅客認識我國宗教文化的重要地標。適逢今年（2026）創園105周年紀念，本園特與鴨靈號合作，以「承『仙』啟航」為題，舉辦「海上文化導賞遊」，並將「赤松黃大仙師寶像」展示於主帆之上，寓意仙師乘風巡遊維港。此舉看似創新，實則返本溯源。畢竟，昔日道脈渡海而來，今日仙師乘風而行；百年前的「南來香江」，與今日的「香江顯跡」，於海天之間再次相遇，正好是「傳承與穿越」的寫照。

道脈渡海而來

許多人認識「黃大仙」，是從竹園黃大仙祠開始。然而，在黃大仙信仰扎根於九龍獅山下以前，這縷香火早已乘舟而來，並曾在港島街巷之間，輾轉流傳六載有餘。

本園普宜壇道脈，源於晚清年間廣州的「普濟」及「普慶」兩壇。1915年，普慶壇先賢梁仁菴道長得仙師乩示：「向南速走，切勿回家，遲恐不及。」梁道長不敢怠慢，遂奉師命南下；身無長物，只攜仙師畫像一幅，從廣州乘船抵港，登岸於上環三角碼頭。碼頭約在今永樂街一帶，如今早已湮沒於城市發展之中；然而，正是那一程渡海，使黃大仙信仰自此在香港落地生根，並逐步走向世界。

梁道長初抵香港時，一切倉促，故先暫居於乍畏街（今稱



●「揚帆禮」於9月23日舉辦，由齋色園監院李耀輝（義覺）道長親自主持。 作者供圖

乘風而來 渡海尋地

齋色園×鴨靈號：海上文化導賞遊

●作者：李耀輝（義覺）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（筆錄：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）



「蘇杭街」的「萬業成生藥行」；一個月後，遷至今日「荷李活道公園」一帶。當時，這裏是「上環大笪地」，又有「平民夜總會」之稱：小販叫賣、占卜問卦、藝人獻技，市聲喧騰，百態紛呈。梁道長便在這片熱鬧而尋常的市井人煙之中，於某號三樓開設黃大仙師道壇，亦即是後來齋色園普宜壇的前身。

1916年，梁道長把道壇遷往租金相對低廉的灣仔，增設樓上，樓下則開設藥房「福慶堂」。翌年卻因生意不景，只得把仙師奉奉至舖尾。誰料世途多艱，1918年，「福慶堂」又遇大火，木構房舍難敵烈焰，多年心血化成灰燼。火光過後，梁道長亦心灰意冷，黯然回鄉。

若然故事在此寫下句號，或許香港今日便不會有齋色園了。幸而，一眾在港的仙師弟子不願香火就此湮沒，遂力邀梁道長再度來港，復建道壇。終於，在1919年初，梁道長重返灣仔，在海旁東街，即今日莊士敦道一帶，重設道壇，並蒙仙師賜名「金華別洞」。

而真正的轉折點，出現在1921年。黃大仙師乩示：「先要建祠宇，後隨開辦善舉，方能昭人信仰……」若要弘道濟世，必先興建祠宇，繼而開辦善業，發揚普濟勸善之精神。為此，梁仁菴、馮夢聯兩位道長謹遵師命，由灣仔碼頭登船，橫渡維港，前往九龍城碼頭，覓地建祠。

二人抵達九龍後，依仙師指示向北行2,500步，來到當年的竹園。彼時的竹園，乃荒僻寂靜之地，人煙稀少；山風過處，唯見茅舍零落。兩位道長插竹為記，再回壇覆命。仙師示曰：「此乃鳳翼之吉地，最合開壇闢教。」其後又令插竹處右移三尺、後移三尺，定為大殿位置。當年插竹之地，正是今日黃大仙祠大殿寶座所在；百餘年來，未曾改變。

渡海尋地百年傳承

昔日道脈隨舟而來，先賢渡海尋地；從廣州到香江，從灣仔街巷到獅子山麓，從商舖一隅，到今日香火鼎盛的四大宮觀之一，黃大仙信仰在香港的歲月，走過漂泊、火劫與清貧，也承載着同道相扶、善念不息的初心。這不僅是一段信俗文化的承傳，也是一部城市記憶的側寫——三角碼頭、上環大笪地、海旁東街、九龍城碼頭，這些地方或已消逝、或已變更，卻在今日因信仰歷史而被重新記憶，彼此串連，見證着香港百年風華與滄桑。

今日，黃大仙師寶像乘於鴨靈號帆上，御風而行。還望諸位登船者不只飽覽海天風光，也能銘記百年因緣；不只傾聽浪濤拍岸，也能遙想那份濟世精神如何從海上而來，在香港落地生根，深植人心。